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官官之用事者事見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

貨結内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

顏眞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

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司馬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顔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往往習爲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稾草先白有去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爲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為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

以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伾等得宰相）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臣按伾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裏

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影滅跡絶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稱賢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悦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家無類

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鄙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已者為之黨而去異已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葢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

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杷台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杷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台宅吏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杷因譖炎曰兹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巳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巳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寛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眡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刻故惑之以疑似而道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忠直鎰同為相者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

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
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
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為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專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
先逐楊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忠王室魁
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為上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
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鎰夫所以
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

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鎰與巳並相既不遣杞則遣鎰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蓋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巳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袵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

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鄙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為己之貳然後權一出于己而莫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拔至此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其安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播意葢如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專

國政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于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略杞惡之以為入蕃會盟使揆言

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杞
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
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于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為當
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為所殺
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葢皆用陽譽陰擠之謀而
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惜忠賢之心是
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陷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闕擁朱泚為主泚遂稱帝帝出奉天奉天城名杞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二人皆杞黨翃為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勝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
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𣏌言𣏌等罪惡士議讙沸皆
指目𣏌帝始悟貶為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夏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
以亡秦盧𣏌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
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
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揆事理之必
不可者而德宗惑于𣏌言不使入朝盍以乘勝滅

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懐光變忠為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為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

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于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

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内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

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
悟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
誣紳將不利于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
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内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
而非密近之地去内廷而任外司則逐之也易矣
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
術益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

而二人復留問之為益蓋如此近世言事官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于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于侍郎司諫正言之于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于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

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

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中人用事者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他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度隱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沓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于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骫朝法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偽

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禀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閽譖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目為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

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静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宫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

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所者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張讓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溢寵為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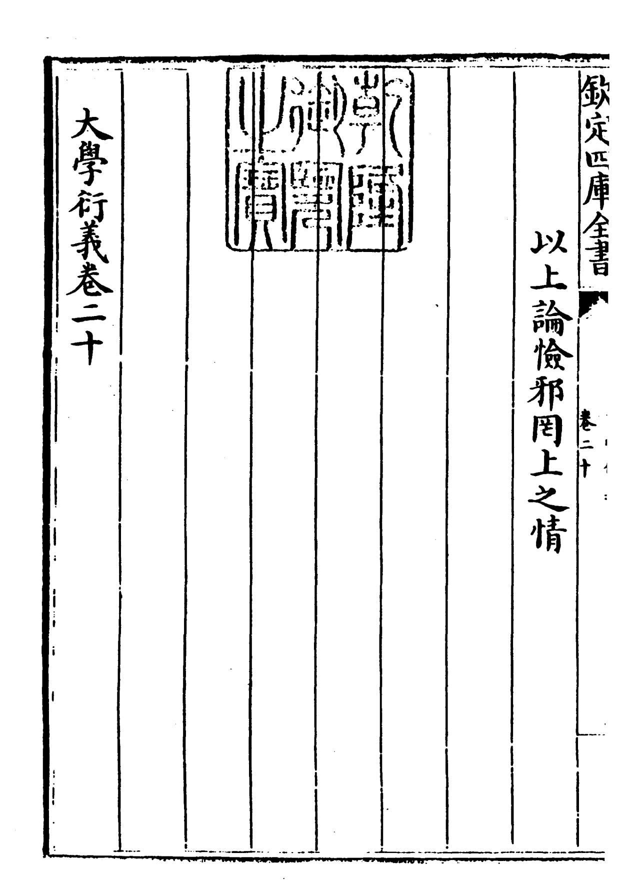
通置之坐側必近儒臣必親經史則奢靡之不能惑姦佞之不能蔽也必矣否則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强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黄巢之將後降以為節度使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為全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强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强大終亾天下胤亦身

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强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媢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寃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巳殺之唐史姦臣傳賛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産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林甫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將蕃黄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戹謂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

謂崔胤柳璨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胤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北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于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讎怨以要其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乾隆御覽之寶

大學衍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宋國瓚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讒臣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亦無罪也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孽災害也）噂（音撙上聲）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皆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横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為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悦背則憎疾以相

毀膩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為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音鄒也蹶也楀音舉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為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為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音盤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太子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其

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酬醻酢之義也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為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

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為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臼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為卿士聘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為之也卒使申侯銜怨以召戎幽王死褒姒擄宜臼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于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

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蔭切 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 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 已亦止也）

臣按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與譖同譖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為之止矣故人君杜絶讒

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餤（餤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憸巧之言恍可入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為矣惟其顏之厚是以為之而不恥也人君之于聽言知其為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

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畿內國名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面見人之貌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于面目而詩人

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內臣巷伯寺人之長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惡獸虎猛獸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説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閽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葢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

章以貝錦為比萋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

譖汝而還自反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豺虎不食則欲置之北方陰寒之地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于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

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來者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木之有刺者也多近藩植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為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猶合也合構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羮胾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侔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陷害人而言出于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于外毋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之人宜屏之於外毋

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為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也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

讒人之為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痛其為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緼為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門闑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君宗廟所

在蒲與二屈（蒲屈皆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言）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蒲屈本狄地名遣二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墾傷晉室如耦耕之墾土）見左傳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淄曰通驪姬問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于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令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謂申生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加於君謂弑君也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

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皐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皐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

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魚魚者游泳自得之意）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苑（音鬱木茂貌）己獨集于枯（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烏烏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

不謂菀乎（此謂驪姬母子）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此指申生母子）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助君以殺太子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見國語）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許以中立即是成其殺太子之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田畋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地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然也曰子其行矣行謂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

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諧媿可施馬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葢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黙汙

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鷙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甘俛出跨下之耻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馬然恐獻公未忍

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一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甞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

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

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況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二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讒臣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名痤宋平公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

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欲牲加書誰不能為平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因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譢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與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痤既死佐為太子華合比

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前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痤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誤聽于前猶必省悟于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擾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者乃陳牲

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猾且隳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況平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為太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逆迎也勸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北方王取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勢隅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

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員奔吳卒啟吳時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惡疾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

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言欲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進胙國中祭祀也莫不謗令尹謗詛也沈尹戌言于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

大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即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二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之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敢

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寃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譏之帷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乎沈尹戍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

自聰明讒人蔽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

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辛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

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

嚭者也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譖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譖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譖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耶蓋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

呼天以自怨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秖所以為忠且孝與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讒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太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得

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夢而言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卜筮射盤因公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滅閘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倉之說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爲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爲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爲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

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橈而誅（曲橈謂師不直前而敗漢法逗橈有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

閈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耶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

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與顏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擄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亡趙蓋由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

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為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于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顔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為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

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未言未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耶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乃能隅皮肉骨

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
不信其于宰予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
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揣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
幸有遭腹誹之譏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
于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名充
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
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

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仁恕温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目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雖得

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羣臣寛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毁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黄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宫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名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黙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怪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

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宫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人入宫掘地求蠱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

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耶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

使使名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亡東至湖歷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户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大感悟名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

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寃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宫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於是用法大臣毁之黄門小臣又毁之其卒也江充興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

之為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讁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為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

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為之誅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隅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隅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憾之意則其致螫于太子必矣而帝曽不之察是假

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殊而本原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旣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説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于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感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儆

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其子王名有青病妖病也祖母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視數為禱祠解解猶人言賽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于簿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

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參馮大后弟中山王舅 張由以先告封侯 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

誣立見矣而傳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譖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譖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腹誹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與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懟以何事知之為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

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敵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讋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晛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黄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

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毁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爲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

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爲
逹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
逹堯之政耶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
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搬新法而熈豐小人亦
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吁可
不戒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一

大學衍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張見龍

大學衍義卷二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臣按晋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

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咈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軍民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耶紞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葢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

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

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紞荀勗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紞等不知自媿乃反加譏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耶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

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
臣言驗矣帝以為然詔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
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
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
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
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等七人表稱
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

帝覽之大怒免志官專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為荀馮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紞之一言何也蓋其為説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

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為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為鉗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勲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

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鼂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充也交鼂譬張心滔棐費無極也過踰晉五二五也紞之罪焉可謂畧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謚也非賈后所生母曰謝妃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也不如早圖之更

立愍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名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其詞皆凶逆今不錄）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名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

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强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

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
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
之耶抑他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
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
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
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
朝慶歷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
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僞作介與富弼

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書耶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官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況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

而巧詐者能為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遙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

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勲州刺史韋孝寛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姓也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

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名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實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也武帝賢能効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憸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

於是斑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謀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斑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為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嘆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為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為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藴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謂令彦博往責徵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

為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胷中不為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為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為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

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

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為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名遂良而質之使誠有耶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耶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温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他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為明主乎帝末

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

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

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

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

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寃者二百餘

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

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内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勲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

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得幸者稹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褻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然此不獨近倖爲然我朝宣和

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詼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茍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蕭代時宰相蕭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凡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

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
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葢其為言大抵非實
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
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
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嗚受禍者此其由也晉
卿在肅代朝他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
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

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寃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粲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塈讒說者其必以

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為肚）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度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

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鋭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歴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邪娼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

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

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鑒玆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

大學衍義卷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二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佞幸之臣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

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宮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内寵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悦而親之然後可以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桓公悦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

方背親以適君而桓公悦之葢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宫以適君而桓公悦之葢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残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為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人有因放麑而知其可以

託國者夫於一麑且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桓公不察三子之情迺欲以為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有蠹見則外碨磈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言所謂桑雍

者便僻（音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愛謂王之所愛孺子宜侍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枉猶屈也）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朶中有蠹則碨磈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君心蠹於

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掩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沈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桓

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儒而非楚也秦皇能併六國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非六國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名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閒賞賜累鉅萬

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臣按漢世佞幸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隷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

之言惓惓懇懇非獨効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冒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琨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

宮之意以慰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為說也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為小此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耶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

臣之佞其卒至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以燕安為鴆毒飲鴆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亡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

子亦何聊帝意解　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

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

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三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

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為天子斂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戸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

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

郡中珍貨於船背陜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寳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户部郎中王鉷為户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宫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㫖歳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

出於租庸調無須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歛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賫及徵丁租地税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羡古今罕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

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釗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歛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恱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

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户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横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宫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

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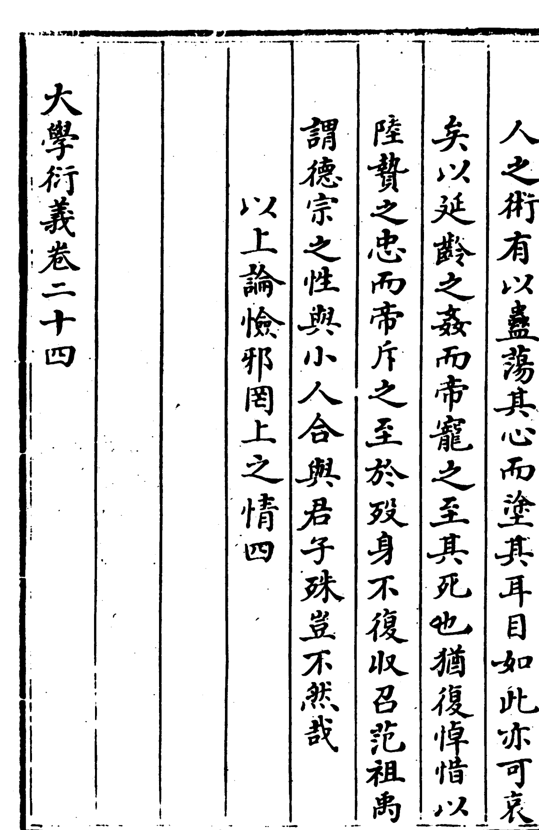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様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様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薄書而已又明年

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

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悦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為忠州别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

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
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
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
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
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
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
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
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葢姦



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四

大學衍義卷二十四